

灌園先生日記(十) 一九三八年

The Diary of Lin Hsien-t'ang, Vol. 10, 1938



著者：林獻堂
主編：謝國興

Author: Lin Hsien-t'ang
Editors: Hsu Hsiang-shan

灌園先生日記(十)

一九三八年

The Diary of Lin Hsien-t'ang, Vol. 10, 1938

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

編註者：許雪姬

共同註解者：許雪姬、劉素芬、陳翠蓮、鍾淑敏、何義麟、張季琳、林蘭芳、何鳳嬌、劉世溫、李毓嵐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一三〇號

電話：(〇二)二七八八〇五三九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一三〇號

電話：(〇二)二七八二二九一六

劃撥帳號：17308795 臺灣史研究所

1034172-5 近代史研究所

排版印刷：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七一六號八樓

電話：(〇二)八二二七八七六六

定價：精裝五〇〇元、平裝四〇〇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

ISBN·957-01-9623-8 (第十冊·精裝) 957-01-9624-6 (第十冊·平裝)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灌園先生日記 = The Diary of Lin Hsien-t'ang
/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共同註解。 --[臺
北市]：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民 89-
冊；15 * 21 公分。 --(臺灣史料叢刊；1)

ISBN 957-01-9623-8(第十冊：精裝)。--
ISBN 957-01-9624-6(第十冊：平裝)

1. 林獻堂 - 傳記 2. 臺灣 - 史料

782.886

89019222

序

《灌園先生日記》是台灣民族運動的先驅林獻堂先生所留下來的珍貴史料，日記始於一九二七年，止於一九五五年，前後共二十九年，其中一九二八、一九三六年缺，故全套日記共有二十七冊。這部日記內容有家族生活、經濟活動、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等相關資料，由於林獻堂的地位高，參與的活動多，因此這部日記可說是一部具體而微的台灣史，想研究日治、戰後時期台灣史的學者莫不期待能先睹為快。

民國八十七年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設立五週年時，在獻堂先生長孫林博正先生同意之下特別展出全套日記，其史料價值立刻引起各界的重視。以此為契機，在中研院近史所所長呂芳上、台史所籌備處主任劉翠溶的努力下，得到林博正先生慨允同意，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十七日簽約，將出版權讓渡給中央研究院，而預定在五年內全部出版。

由於本日記內容包羅萬象，人物頗多，若不加以解讀，唯恐讀者難以瞭解，因此自民國八十八年四月起組成「林獻堂日記解讀班」，定期對日記做逐日校讀，參加者為本院近史所、台史所同仁及院外有興趣的同好。目前解讀的工作仍在進行，而出版的工作也刻不容緩。

如今日記即將出版，我要特別感謝林獻堂先生的後代將這部日記提供出來，以及為這部日記解讀、出版的同仁。謹為之序。

李達
折口

《灌園先生日記》序

余六歲時喪母，遂由先祖母收養，因此才能有與先祖父林獻堂共同生活的機會。令人遺憾的是與他老人家相處的時間僅有短短的八年歲月，民國三十八年他老人家選擇離別奶奶與我而遠渡重洋至日本醫治頭眩宿疾，最後落得客死異鄉，未能再回故土。

憶及當時年幼無知，經常爲了人家的閒言閒語，說我是有錢人家林獻堂的孫子，而反常的覺得爲什麼不能和一般人一樣受同樣的看待，心裡有一點好像是被輕視似的，使我感到不平與無奈。當時我只知道生活過得比一般人富裕很多，但是日常行動並不是很自由，每次出門必定有人隨侍陪同，時常引起人家的注意，因此對自己如此的出身竟產生一些莫名的反感。然而現在回想起來，卻覺得當時能有那樣如王子般的生活水準，應該要比任何同齡小孩都來得幸福知足才是。

說句實在話，當時我只知道與我們家來往的知名人士頗多，但並不明瞭祖父所從事的社會政治活動與台灣人民的權益有那麼密切的關係。長大後，才逐漸瞭解自己的祖父於日治時期及台灣光復初期在台灣的政治舞台上，曾經有過一段轟轟烈烈的作爲。

我很後悔在祖父過世以後，曾經搬進他的房間住過一段時間，眼看著他老人家用過的東西，包括那些寶貴的日記本，堆積在書桌上任憑灰塵的侵蝕，偶爾會翻開來看看，祇感覺到他所寫的字相當端正，但從來就沒有興趣去瞭解裡面所寫的內容。當時也不懂得如何把這些日記本和

他用過的東西想辦法保存起來。時光如此飛逝，有一天突然心血來潮想要收集這些日記本時，它們早已不在原位，也不知去向了。

以下謹就我如何用心將先祖父林獻堂留下來的日記本，重新找回來的經過作一個敘述：

首先我由家人得知彰化銀行在祖父過世以後，委任了曾經擔任過他私人秘書的葉榮鐘先生執筆編寫《林獻堂先生紀念集》，他因需要資料作參考的關係，曾經向祖母借去了祖父的日記本共十七冊。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出版後經過很久的時間，他仍然沒有要將日記本歸還我們的意思。有一次，當我登門拜訪要向葉先生索回日記本時，他的回答是這樣的：「林獻堂先生的日記是全台灣人共有的，你雖身為其長孫，但你並不能獨自一個人據為己有，將來有一天你如設立了『獻堂紀念館』之類的，我才還給你去擺設在那裡面，永遠保存下來。」聽了這番話以後，我只好打退堂鼓，等待他日時機的來臨。經過多年後，聞知葉先生已過世了，我才託平時與他親近的友人向他夫人說明原由，始獲首肯，悉數交還給我。

先祖父滯日期間也和過去在台時一樣，連續不斷地每天寫日記，一直到他往生為止，前後七年共寫有五本日記。經託人打聽後，方知這些日記原來是寄存在前東南商事株式會社社長林以德先生家裡。民國六十二年間，我和家人移居美國洛杉磯時，經常回台探親，而每次探完親回美途中，必在東京盤桓數日，然後再取道返家。其中有一次特地去拜訪林以德先生的夫人，並向其提起祖父的日記，她即欣然全數交還給我。我帶回洛杉磯後，時常苦於不知用何方法將日記帶回台灣，因當時台灣戒嚴令尚未解除，如若在通關時被以思想有問題而加以查扣時，豈

不可惜萬分。此時剛好有一位姻親在華航當機長，彼經常來回洛杉磯與台北之間，知他以機長身份，因其職務被尊重的關係，在通關時無需開箱受驗，可以安然無事通關，我才放心把這五本日記本託他帶回台灣。

我於民國六十八年由美國回歸台灣時，手裡已有祖父的日記共二十二冊，後來又增加到二十七冊，那多出來的五冊要歸功於我的堂兄林正方先生。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看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一位女教授叫做 Johanna Menzel Meskill 所寫的一本有關我們霧峰林家的書，書名為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閱讀之後，他有所感觸，因此對族人說：「人家美國人都重視我們林家過去的歷史，把它寫成一本書出版，我們身為林家的子孫也應該自己寫一本有關祖先的事跡，讓後代的子子孫孫能夠知曉先人遺事。」於是乎，他就出資聘請台灣大學歷史系的黃富三教授執筆撰寫有關林家過去的浮沈史。爲了尋找參考資料，我曾經陪同黃教授及其助理到霧峰舊厝翻箱倒篋，無意中竟然又發現了五冊林獻堂的日記，到此爲止總計已有二十七冊之多。

有了這二十七冊先祖父的日記本之後，曾經有許多學者專家鼓勵並催促我把它出版，但因出版的方式（影印出版或排印加上註解），未能下定決心，竟然一拖就是十幾年而毫無進展，幸好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成立五週年的慶祝會中，有緣與近史所呂芳上所長、台史所劉翠溶主任見面談起這件事，不意這件難題竟然迎刃而解了。我真感謝呂所長、劉主任以及中央研究院的好意，讓我有機會把先祖父的一生日記給予出版流傳百世。我在此也要感謝許雪

姬教授以及其他幾位學者的鼎力相助，才能把這個艱難的工作完成。

林博正

解讀凡例

林獻堂先生的灌園日記是台灣最珍貴的私人資料；但是日記中有許多人名，包含許多事務，要看懂這本跨越兩個時代的日記相當困難，因此決定加標點註解後才出版。民國八十八年「林獻堂日記解讀班」終於成立，主要成員有台史所研究員許雪姬、助研究員鍾淑敏，近史所副研究員劉素芬，國立台北師範大學助教授何義麟，助理劉世溫（政大歷史所碩士）。以後也陸續加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班李毓嵐，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副教授陳翠蓮，政大歷史所博士班林蘭芳、何鳳嬌，中研院文哲所助研究員張季琳。解讀的地點在台史所會議室，時間固定在每星期一下午二時到五時，每次大約解讀一個月至一個半月，每一年份的日記由一人主講，進行逐字校讀，再進行解讀工作。

有關日記解讀的內容包括下列數項：

(一)標點、校對：文中如有錯字，則以〔〕將正確的字更正於後；漏字則以【】補之；贅字則以～～示之。

(二)解讀內容包括日記中的日式漢文名詞解釋：如立會人、引受、寄附、打合、乘合等；人物說明：人物往往只有名沒有姓，或寫錯字，都必須一一註出；專有名詞：如婦女親睦會、興農倡和會等；風俗習慣：如點主、分墓粿等。

(三)標明人物中彼此間的親屬關係：日記是以林獻堂為主去稱呼親戚而不提其名，如彰化

嫂、四姊等；也有用偏名，如阿塗、阿湊、阿因、阿微等去稱後輩侄甥，這部分最爲困難。

(四)日記常出現的人名與相關名詞，卻從頭到尾都寫錯，則逕予改正，不再以「」訂正，如楊居全↓基全，葉榮鍾↓鐘，林金聲↓生，張煥奎↓珪，楊賓岳↓濱嶽，順錠↓純錠，阿媚↓阿麵，大東信拓↓大東信託；若僅出現數次，則仍逐字修訂；亦有林獻堂習慣書寫方式，如全愈（應爲痊癒）、法廷（應爲法庭）、吊喪（應爲弔喪），則不予訂正；又如滿州、滿洲；自動車、自働車輪流出現，兩者都通，亦按原文處理。

(五)日記原文年號用昭和，唯當時仍以舊曆行事，如春節、生日、忌日、上元、端午，故附舊曆。

(六)註解的人、地、事、名詞均在第一次出現時即加註，故不再出現於他冊，唯若有新資料可補充則不在此限。

(七)由於日記內容極爲豐富，而解讀班成員的能力有限，故未盡之處仍多，希鑒諒！

共同註解者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台史所、近史所合聘研究員）

劉素芬（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陳翠蓮（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副教授）

鍾淑敏（中央研究院台史所助研究員）

何義麟（國立台北師範大學助教授）

張季琳（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助研究員）

林蘭芳（國立暨南大學歷史系助教授）

何鳳嬌（國史館協修）

劉世溫（中央研究院台史所專任助理）

李毓嵐（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班、中央研究院台史所兼任助理）

目 錄

序	李遠哲	iii
《灌園先生日記》序	林博正	v
解讀凡例		xi
共同註解者		xiii
灌園先生日記（昭和十二年（1938）一月至十二月）		1
一月		36
二月		56
三月		84
四月		113
五月		137
六月		159
七月		

八月		186
九月		218
十月		248
十一月		278
十二月		310

昭和十三年（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

新一月一日 舊十一月三十日 土曜日 陰雨 四十一度

蘆（蘆）溝橋事變起於去年七月七日夜半，日、華兩國遂以干戈相見，去十二月南京、杭州、濟南相繼陷落，戰事可云一段落矣，聞說不久又將攻廣東，若然，定必與英國衝突。一九三八年真可謂非常時之年矣，此後事態未知如何惡化也。

子培、紹勳、紹徵、阿充、天成、關關、三連、資彬、根生、正雄、成章、嘉嵩來賀正。アパート今日與明日有朝餐而無午、夜餐，關關、天成招余往其寓，遂並招根生、成章。午飯後成章頭眩暫休息，根生往東京驛，余返アパート。二時餘垂芳、秀霞、來兒、青眼、培火、淑慧、淑文來賀正，雜談至四時餘方歸去。天成又來，導余往其寓晚餐，成章之頭眩已愈，晚飯後返，九時就寢。

新一月二日 舊十二月朔日 日曜日 快晴 三十五度

成章九時餘同往子培處，答昨日之來賀正也，其妻、子皆出相見。子培與余鬥象棋，一勝一敗；余招其同赴根生午餐之約。資彬本定外出，聞余將至，遂在宅相待。根生、梅子甚表親切之意，余因頭眩及咽喉不佳，不敢飲酒，唯看他等乾杯。四時三連至，邀余等同往其家晚餐，余唯作壁上觀，看他四人暢飲，九時餘方歸。

十一月三日 舊十二月二日 月曜日 晴 三十八度

天氣晴朗，成章同余往日比谷公園散步，遂到葉竹亭，午餐後方返。二時餘成章同余訪肇嘉，適江文也、¹林貴〔桂〕端、²徐牧生三人在焉，雜談約一時間，乃往子培寓踐其晚餐之約也。

資彬、根生、培火亦至，培火有事先歸，余等先食佳餚，後食潤餅，腹已甚飽矣。與子培、成章鬥象【棋】各一局，然後返。

¹ 江文也：原名江文彬，一九一〇—一九八三年，台北淡水人，後遷福建廈門，一九三二年在日改名江文也。東京武藏高等工業學校畢業，專攻電器工程。畢業後拜山田耕作學作曲。一九三二年在東京日比谷公會堂，以山田所作之「戰後」一曲獨唱獲選，一九三四年「台灣鄉土訪問音樂團」擔任男中音，返台期間與弟搜集台灣各地民歌資料。一九三四年後在作曲方面漸獲異彩，曾以管絃樂「白鷺的幻想」、「盆踊為主題的交響曲」、合唱曲「潮音」獲日本音樂比賽作曲組名次；一九三六年以管絃樂作品「台灣舞曲」獲柏林第十一屆奧林匹克國際音樂比賽特別獎。一九三八年以鋼琴「斷章小品」獲威尼斯第四屆國際音樂節作曲獎。同年他到中國北平師範大學任職，教作曲，編有「孔廟大成樂章」、「香妃傳」。由於在「偽」學校任職，戰後被以「漢奸」名義逮捕，出獄後於一九五〇年任天津中央音樂學院作曲教授，創作大型的作品「汨羅沈流」。一九五七年因反右運動而被劃為右派，一直到一九七六年才獲平反。其間在一九六二年為紀念鄭成功復台三百年編寫「第四交響曲」。晚年困苦潦倒，一九七八年因創作「阿里的歌聲」而致病，長期癱瘓以致未能完成。（吳玲宜，《江文也的音樂世界》，台北：中國民族音樂學會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² 林貴端：林桂端，一九〇七—一九四七年，台中豐原人。一九三二年早稻田大學法科畢業，同年高等考試司法科及格，一九三三年又行政科及格，一九三四年登錄為律師，在東京開業。戰後回台仍任律師，死於二二八事件。（《台灣人士鑑》，昭和十二年版，頁四四三；許雪姬訪問、林世青紀錄，〈林信一、林信二兄弟訪問紀錄〉，收入《口述歷史》，第

昭和十三年(1938)一月

四號・二二八事件專號。民國八十二年・頁一五三、一五八・林信一為林桂端長子。)